

《反杜林論》介紹提要

(内部学习参考材料)

貴州省圖書館
490.54

一九七一年四月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反杜林論》介紹提要

(这个材料，仅供参考，

錯誤之处，請批評指正)

《反杜林論》是恩格斯在和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杜林进行激烈斗争中写成的一部伟大著作。它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伟大著作一样，表现了鲜明的战斗风格和崇高的党性原则。恩格斯在这部伟大著作中，不仅给杜林的反动思想以毁灭性打击，而且在斗争中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阐明了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反杜林論》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列宁曾经说过：“在恩格斯的著作《费尔巴哈论》和《反杜林論》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一、《反杜林論》产生的历史背景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最初以论文的形式于1877—1878年间陆续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

进报》上，之后以单行本出版。恩格斯的这部伟大著作的产生，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结果，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

1848年革命失败了，德国统一的任务没有完成。普鲁士国王在资产阶级支持下，通过两次大的战争，即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自上而下地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德意志统一帝国的建立，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统一的政党创造了条件。

在德意志统一以前，德国工人阶级存在有两个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领袖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这个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它的领导者是拉萨尔。

德国统一之后，资本主义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工人阶级更加壮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个统一的任务于1875年在哥达召开的两党联合代表大会上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则上不反对两党合并，但反对“拿原则作交易”（《哥达纲领批判》），反对对机会主义路线作无原则的妥协。而这个统一是在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在与机会主义进行妥协、调和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是一个充满

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曾坚决反对这个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彻底地批判了这个纲领的机会主义观点。

由于社会民主工人在和拉萨尔派合并时，没有和机会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党内对机会主义的妥协情绪更加上升，一些机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行起来。当时，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就是杜林。他是柏林大学的讲师，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杜林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到七十年代，他写了许多著作，更加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宣扬折衷主义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用所谓“科学”的词句装璜起来，自称为最后的绝对真理的“体系”，在当时的德国党内传播开来，并得到党内一些领导人的支持。莫斯特、弗里且、恩斯等就是顽固的杜林分子，伯恩施坦也以“高兴的心情”迎接杜林的言论。甚至倍倍尔也曾一度上了杜林的当。在这样的情势下，杜林更加野心勃勃，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党内组织宗派小集团，企图把党拉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这时，摆在党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揭穿杜林的反动本质，粉碎杜林的猖狂进攻，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使刚刚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走上正确的道路。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杜林发表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卷的评论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对杜林进行了批判。马克思称他的《评论》为“滑稽”可笑，恩格斯说他的整篇论文表现了“狼狈和恐惧”。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杜林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逐渐增大了，尤其在1875年之后，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特别猛烈的攻击，公开宣布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所谓全面“改革”。这时，恩格斯就毅然中断了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写作，担负起反击杜林的反动思想的任务，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杜林借他对你的狗样卑鄙的攻击，对我们没有损伤，因为我们使他的无聊的理论成为笑柄，就是对那些人的行为的报复！”

“现在要问，我们对这些先生们的态度认真加以考虑，是否正是时候了”。马克思在25日立即回信：“我的意见是，要不顾一切，批判杜林”（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三卷）。之后，恩格斯就立即着手工作，开始了对杜林反动思想的清算。

恩格斯在阐明自己为什么要写《反杜林论》这部著作的时候说：“这件事正发生在德国社会党中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合并的时候，由于合并，党不仅异常地加强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党获得了运用自己所有力量去反对共同敌人的可能性。社会主义政党在德国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为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首先必须使这个刚刚争取到的党的统一，不

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公然开始在自己周围集结了一个小宗派，作为未来的分裂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拾起别人丢给我们的手套，将斗争进行到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本序）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反动思想的时候，对他表示了十分的“轻蔑”。恩格斯称杜林的思想是“一种肤浅的胡说，从没有人写出过。”是“骄傲的平凡——一无所有，同时是完全的痴愚。”称他的著作是“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比不上此书的平庸。”杜林是“骑在真正的、盲目的劣马身上，它驮着他不可挽救地兜圈子。”（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三卷）同时，恩格斯又以十分认真的态度来批判杜林的著作。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酸果”，“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恩格斯为了“啃这一个酸果”（均见《反杜林论》），用了两年时间，涉及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和大量的无可辩驳的科学材料，把杜林的反动思想驳得体无完肤。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伟大友谊的光辉结晶。正如恩格斯所说：“本书所叙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树立和阐发的，而只有微小的部分是由我做的，所以，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我的这部著作不经他的认可是不能出版的。我在交去付印之前，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政治经济学那一编的

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由马克思写的，我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才不得不很可惋惜地把它稍加缩短。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即在专业上互相帮助。”（《反杜林论》）

恩格斯对杜林反动思想的致命批判，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列宁说：“恩格斯对杜林的理论提出的尖锐的致命的批判，遭到许多党组织的反对，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建议不许中央机关报再登载这种批评。”（《奥古斯特·倍倍尔》）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反杜林论》在斗争中产生了。同时也在斗争中广为传播。正如恩格斯在1894年所指出的：“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于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而且是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度内。”

（《反杜林论》）

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反杜林论》是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写的，是在斗争中写成的，同时是在斗争中传播的。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认真学习《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可使我们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别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社会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识别和抵制那些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同它们划清界限，坚定不移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二、《反杜林论》的中心大意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由一个引论和三个编章组成，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这三个编章既是针对杜林的主要反动著作《哲学讲义》、《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而写的，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系统论述。

(一)《引论》的中心大意

《引论》分两章：《概论》和《杜林先生作了何种诺言》。我们主要学《概论》。《概论》在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一方面，说明了当杜林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宣布他的所谓“伟大变革”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大体情形；另一方面，它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联系起来，作了一个简要的概述。《概论》是全书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批判杜林反动理论的锐利武器。

1 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恩格斯首先历史地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形式上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提出的诸原则，如“永恒的正义”、“理性王国”、“自然的平等”等，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地发展，同时，又是对资产阶级提出的这些原则在实践上的虚伪性的揭露和批判。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理性王国”在实践上的实现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应该批判。只有按照他们的“理性王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合乎正义原则的。

空想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尚未成熟的时候的斗争在理论上的不成熟的表现。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其主要表现是：他们不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看成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他们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真正社会力量，而把希望寄托于统治者和剥削者身上；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阶级的代表，而把自己看成整个社会历史的代表。

为着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必须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从头脑的幻想中摆脱出来，改为对现实经济关系的科学分析。“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说来，

首先是一方面对那支配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认识之产物，他方面对于那支配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之产物。”（《反杜林论》）

2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产生， 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大革命

恩格斯历史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产生和发展，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为科学社会主义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古代的辩证法是原始的、朴素的，它把世界看成互相联系不断发展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反杜林论》），因而在实质上是正确的。但古代的辩证法只看到了现象的表面联系，而没有对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因而不能全面地、深刻地说明世界。毛主席说：“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矛盾论》）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与需要，自然界被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使人类的认识深入了一步。但这种研究方法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当由哲学家把它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上之后，就“造成了上世纪来特有的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反杜林论》）

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不是从运动中去观察，

而是从静止状态中去观察；不是看作本质地变化着的事物，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事物；不是作为活的事物，而是作为死的事物”（《反杜林论》）。它们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概括了形而上学的特点：“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矛盾论》）

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证明自然界中的一切，是辩证地发展的。新的德意志哲学一开始就是在这种精神下出现的。黑格尔的最大功绩在于他恢复了辩证法。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看作一个过程，并且企图去揭示这些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但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他的辩证法是唯心辩证法，不可能科学地解决这一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部分，抛弃了他的唯心论杂质，革命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论辩证法，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伟大学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矛盾论》）

恩格斯概要地论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点：“对于辩证法——它主要是从其联系上，从其错综上，从其运动上，从其产生和消灭上去把握事物以及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的”（《反杜林论》）。毛主席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

3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 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日益发展，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虚伪性，引起了历史观上的决定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揭露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唯心主义从最后隐蔽所中即历史观中驱逐了出去，创立了唯物史观。根据唯物史观，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

削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由于这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论》）

（二）《哲学》编的中心大意

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杜林的反动哲学观点是给他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作论证的。恩格斯为着批判这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首先批判了它的哲学基础。恩格斯说：“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被装成为某种新的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所以就必须联系这个哲学体系去考察这一理论，这样就必须分析这个哲学体系本身”（《反杜林论》）。

杜林在哲学上自称是个唯物论者，但实际上是个庸俗的折衷主义者，他把康德、黑格尔以及实证主义哲学折衷地混杂在一起，是一碗五光十色的杂烩汤。恩格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彻底批判了杜林转向唯心主义的可耻行为和反动的形而上学的论断方法。正

如列宁所指出的：“恩格斯谴责唯物主义者杜林用空洞的字眼来混淆问题的实质，谴责他夸夸其谈，采用向唯心主义让步和转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的论断方法。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恩格斯在序言中说：“本书所评论的杜林先生的‘体系’，包括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对抗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评转变为积极的了，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多少连贯的叙述”

（《反杜林论》）杜林的哲学“体系”是非常庞杂的。其基本结构是：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之前，在某某地方就存在着“存在形式的基本原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是这些“原则”的应用，并应和这些原则相符合；之后，“按照从属的程度”，杜林把这些“原则”应用于自然界，建立了他的自然哲学；最后，又按照“顺序”，把他的先验主义的“原则”应用于社会历史，建立了他的历史观。杜林的“体系”是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恶劣抄袭，而在抄袭中又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杜林哲学在实质上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恩格斯在哲学编中，彻底批判了杜林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反动的形而上学观点，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思想。

1 唯物论的反映论与唯心论的先验论（一）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三章主要就是说明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即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杜林认为思维的原则是先验的，是先于人类经验和客观世界而存在于人的思维中或世界存在之前的某某地方的，客观世界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不过是先验原则的应用。所以，恩格斯称杜林的哲学为先验主义。恩格斯彻底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提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

（《反杜林论》）恩格斯唯物主义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基本观点。恩格斯和杜林的争论，实质上是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争论，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争论。

列宁教导说：在哲学上有“两条基本路线”，即“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前者是唯物主义路线，后者是唯心主义路线。

第四章主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统一于意识。杜林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存在；因为世界是存在的，所以它是统一的；只要思维把存在想象为统一的，世界的彼岸性就不存在了。杜林就是这样用空洞的字眼向唯心论让步，并最终转向了唯心主义。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反动观点，指出：“世界的存在是其统一性的前提……可是世界的统一性却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并嘲笑了杜林的只要思维把存在想象为统一的，世界就统一了的唯心论观点：“如果我们把鞋刷子包括于哺乳动物的统一范畴中，这决不会使鞋刷子长出乳线来。”（均见《反杜林论》）杜林在世界统一性问题上的荒谬见解，是唯心论先验论的继续，恩格斯仍以唯物论的反映论而与之相对抗。

第五章主要说明时间、空间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无限性与有限性的辩证法。杜林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曲解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他为了追求一种没有矛盾的无限性，导致了时间上是有开端的、空间上是有限的错误结论。并提出了物质世界可以离开时间而存在的反动观点。结果不得不把上帝引进他的哲学中，顺着形而上学的斜坡，滚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泥潭。恩格斯彻底批判了杜林的反动思想，唯物主义地阐明了时间空间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指出：“所有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